

## 彼國

### 【雲卷篇 之一】

飛機攀上三萬英尺高空，從舷窗望出去，放眼盡是柔白雲毯，湛藍蒼芎清曠無垠，如天國般的祥和美景。

隔著雙層玻璃仍感受得到陽光炙熱，窗外卻是零下的溫度。

坐在靠窗位置的父親背對著我，半身受輻射照拂，軀體均勻地起伏，像是睡著了一般，我俯過身想替他關上舷窗的遮陽板，卻被輕輕撥開：父親凝著窗外的雙眼微張而潤濕。

大約就是從此時開始，父親沒再說過一句話。

這趟日本行，可是我和大哥用上年假與年終，各自掀起小小家庭革命的成果，本來也沒有想到孤僻的父親會願意踏出國門；母親肝癌辭世後，父親向服務的大學文學院申請屆齡退休，又被婉留了幾年……等到捐出全部手稿與成立校內獎學金、以父親為名的圖書館落成、和躍上新聞版面風光輝煌的退休酒會後，校方終於滿意地鬆開父親的名字。

十年前母親辭世，五年前父親終於卸下教職，從此獨居在四十年沒離開過的台北老家，伴著回憶生活。

我參與了大學系所裡關於父親手稿整理編撰計畫，除了因為女兒與作家的雙重身分之外，更因為父親捐贈手稿之際就要求：任何文稿發表必須經過家屬同意。當時沉浸在喪妻之慟的父親，擔憂自己行將不久人世，特地囑咐我：「小妹呀，那些字紙裡，有些事情連妳媽媽也不知道……別給她誤會了什麼，免得我去天國見她時被叨唸呀……」

龐雜的手稿日記，從父親年輕歲月開始，二十幾歲隨國民政府來台，回顧在大陸的童年時期，經歷了二次世界大戰、國共內戰與二二八事件出走海外，儼然是中國近代與台灣歷史的文學側寫；日記部分多為私人心緒爬梳，回首一生的顛沛與家庭情感，點點滴滴，都勾起父親在我童年時期的身影，常常讓我在研究室裡讀到熱淚滿盈。

但在哥哥眼中，父親卻是個截然不同的陰影。早年嚴厲的管教在他們父子之間留下無法復原的傷痕，理工專長的哥哥藉著早早離家追尋夢想來遠離父

親，對父親孤傲的學者性格頗有微詞；大多是為了過勞早逝的媽媽抱屈；省籍情結是當初母親的娘家反對這婚姻的主因，哥哥的身上也繼承了來自母親的直爽性格與草根性的脾氣，但爭執時也和父親如出一轍地固執，陰暗孤高的老學究作風與優越充滿衝勁的台商天性，彼此看不順眼。

即使如此，哥哥還是極力促成了這次的旅行。我轉頭望著另一邊，在座位上戴起眼罩呼呼大睡的長子，與望著窗外默默不語的父親根本就是截然不同的兩個男人，多年來我就像此刻的座位安排一樣，夾在兩者中間動彈不得。

哥哥早年常與父親爭執，最後一回是母親的後事：回歸塵土的那天，山霧與溼冷的雨像醒來的噩耗，哭泣似地從樹葉間落淚，兩個岩石般的男人，靜靜站在圍籬前淋著雨；從今以後這株常綠喬木是他的妻、我們的母親。

父親的日記上寫著：妳的年齡停留在五十五，樹則一年拓展一圓紋，像滴進腦海中的悲，漾出極緩慢的漣漪。

從母親病後走了，那些曲折心酸的過程，父親連一個字都沒向我們吐露。日記裡卻一路寫到了妻子彌留前的那天下午，在兩人獨處的病房，他確確實實地聽到妻開口說：「我走了以後，就把火化後的骨灰灑到海裡吧……」

當時卻沒有其他人在場。

### 【青煙篇 之一】

馬場教授滿頭大汗地走在南國土地，嘉義市靠近北回歸線，十月的天空仍然燃燒著盛夏的餘焰，簡直就像緊貼著太陽發展的文明，北國札幌出生的馬場，彷彿踏上不同的行星。

炙熱的陽光，烤出柏油路面熱輻射，馬場教授滿頭大汗，沿著鬢邊流到清瘦的臉頰，使他頻頻從口袋裡掏出手帕拭汗；更令他介意的是：汗水逐漸沿著脖子上的相機掛帶浸潤滴下，肆無忌憚地滴落在胸口前的單眼相機上，讓原先還抱著來台灣攝獵都市影像的興緻完全蒸散，現在一心只想要趕快進入冷氣房內。

有點後悔這次背著這麼重的單眼相機來台灣。馬場教授心想：胸口前這部被太陽曬得發燙的沉甸金屬塊，是父親留給他的舊式底片相機，超過60年歷史的老物，美能達SR-T 101單眼反光鏡相機，全金屬機身機械結構、包括鏡頭幾乎將近兩公斤的重量，就這樣垂掛在胸前；偶爾想舉起來取景對焦，取景窗裡

裂像式對焦屏就與他的老花眼鏡作對，怎麼對也抓不準焦距……真不曉得年輕時候如何駕馭這部老骨董？他拍了幾張噴水圓環與中正路一帶的老房子，放棄似地垂下相機，手臂肌肉痠麻不已，提醒他已屆退休年齡的事實。

不過酷熱與疲累並沒有讓他忘記此行的任務：造訪已故多桑的出生地。

雖然多桑已經過世許久了，但他聊起嘉義時，那股神采飛揚的樣子彷彿還在馬場教授眼前重演。

「你一定、一定要去一趟台灣，去看看那個北回歸線通過的城市，那是我出生的地方啊！」嘉郎近乎得意地告訴年幼的馬場。

彷彿要他記住什麼驚世寶藏的藏匿謎語似的。馬場教授五歲時，被過繼給遠房親戚佐佐木嘉郎收養，從那時開始，佐佐木嘉郎不斷對他覆誦這句話。也許是初為父子，相處時的尷尬，佐佐木嘉郎總是興致勃勃地聊著自己遙遠的童年。

「我的名字『嘉』郎，就是『嘉義』的『嘉』喔！那是在台灣南部的一座城市，我的爸爸，也就是你爺爺，在那裏的小學教書呢！我就是在那裏出生的……」佐佐木嘉郎最喜歡跟養子馬場直志聊聊在台灣的那些回憶，雖然年代久遠，又只有片段稀疏的印象，但是佐佐木嘉郎總是講得眉飛色舞，好像那五歲之前的時光是他一生最棒的回憶。

童年時期的直志，隨著佐佐木一家人輾轉搬過幾次家，但都不出北海道網走、帶廣這些道北地區，童年時期最遠最遠的遷居，不過是津輕海峽對岸的青森；因此聽著多桑描述「嘉義」這個充滿熱帶水果、台式小吃以及漢族、原住民文化的城市時，心裡便暗暗勾勒出一幅充滿椰林、美食、廟宇與古牆的小城……只是沒想到，相隔五十多年後，終於踏上這座想像中的小城時，不到一天的光景，後頸與手腕帶表處就因為熱氣與濕度不適應，長出了紅腫麻癢的濕疹。

但所有身體上的不適都不重要。

馬場教授握緊了多桑送給他的單眼相機——這是他剛進入北海道帝國大學就讀的學生時代，迷上攝影想加入攝影社團時，多桑不曉得偷偷賣掉什麼家私，湊足了錢買給他的禮物。

佐佐木嘉郎一直對馬場視如己出，從不將恩情掛在嘴上；一直到多桑六十多歲去了天國之後，熱衷於鑽研天文學的準教授突然想起：有個寄掛在無垠宇

宙中的約定從未被觀測，那是佐佐木嘉郎一直要他去探訪的故鄉。

## 【雨露篇 之一】

來台灣念研究所第二年，妳幾度想休學。

妳在長沙的爸爸媽媽也都這麼勸妳，打從一開始，倆老就不贊成妳來台灣唸研究所。

一切的開端是2013年暑期，學校開辦了兩岸交換學生的第一年；當時爸媽可是既喜又憂。妳最親的媽咪一早上市街口，還很傲氣地跟街坊們誇妳：每年廈門大學就這麼幾個名額，開放申請來台暑期遊學，我們家曉雨可是如何如何爭氣，最終雀屏中選擠進了「訪台菁青團」的選拔……唉呦，當真要去台灣哪？聽說那裡治安不太好……少胡說，那誰家的二舅爺早些年去了，說是比我們這兒要進步多了，光那個電視呀……沒完沒了地扯了漫天的想像，妳的媽咪究竟就只有妳這麼一個寶貝女兒，從小到大除了讀大學之外，還沒自個兒出去湖南以外的地方遠行，一下子說要飛到台灣去，怎麼能不叫人一顆心掛念著？

妳的爸爸倒是淡定許多：妳要去，就去唄，這可是難得的機會。雖然說這幾年兩岸交流頻繁，去台灣旅遊已經不是遙不可及的事兒，但是若非學校有這個計畫，整群的學生帶過去食宿機票通通包了，一般中國人想到台灣旅遊，還真的不是想走就走的；除了基本的身家調查、經濟與工作單位的查訪，還有些瑣碎繁雜的申請要跑，每年可以名額更是僧多粥少，得私底下疏通疏通才包準去得成……像曉雨這樣靠著學科成績與才藝申請到獎學金的學生，能夠出去看看外邊的世界也是好事呀！

但妳萬萬沒想到：那年夏天彷彿開啟了一扇門，讓妳走出爸媽無微不至的保護圈外，踏上一座充滿未知想像又血脈相連的島嶼；也讓妳燃起往後數年之間，對於「台灣」愛與恨的情緒糾纏。這一次暑期遊學，種下了妳大學畢業後來台灣讀研究所的種子；這一步跨越，不只是暫時離開了長沙、離開了大陸，也讓妳正式跨出了大陸尋常學子的青春轍跡，一腳踩進了冷硬又充滿意識型態銳角的「自由」國度。

妳對於自己滿懷歉意，對於爸媽也是。當初在那夏天結束後，就應該心滿意足地在大陸完成人生其他階段的鋪軌；但是妳忘不了當時在台灣種種新奇、好聽又不帶鄉音的標準話、形形色色的人們充滿鮮明色彩地在這小小島上盡情地鳴放著屬於自己的聲調；那些存在感強烈的人、事、物，在一整個夏天

裡向妳炫耀「自由」這元素對於如何型塑一個人的內在思維有多麼重要……原來以前咱們活得多麼樣板啊！如同那些不停地蓋出來卻沒人願意去住的空城，徒有一個接著一個模仿下去的外殼子，彷彿在那裡面妳會陷入超現實夢境般的困境：空間太大，值得追尋的意義，相對來說太少。

當時妳覺得：留在大陸能夠追尋的意義實在太少。所以妳毅然決然在廈門大學中文系畢業後，瞞著爸媽申請了位在嘉義的台灣文學研究所；對妳而言，台灣文學就像是某種索引，引導妳更進一步理解這片自由、神祕又炫爛的土地；這其中的意義妳當然不了解，甚至妳得等到很多很多年以後，才會痛徹領悟為何妳終究在這異鄉的自由中輸得一蹋糊塗。

## 【雲卷篇 之二】

他告訴我們母親後事的決定時，剛當完兵回來的哥哥大吼著：「你這個瘋子！媽媽嫁給你已經夠不幸了，你還要把她的骨灰丟到海裡去？」他不願意承認，怕水的母親可能在神志清醒下說過那樣的遺言。

哥哥不能接受海葬這件事，顯現傳統價值觀念深深刻鑿進看似前衛的台商身分底層：他竟然仍主張人死後總該入土為安，至少也要有一方碑銘、一封陶罐來讓家人懷念、憑弔。總該證明這世界上母親真實存在過；嚴格說起來，父親與哥哥都沒有宗教信仰，也因此對自己相信的宇宙觀更加固執。

所謂的執念，無非是自認為；但哥哥心裡明白：母親病榻彌留時，真的開口說過願死後歸於大海也不無可能。她一向自在隨興、諸事喜樂，若她想回歸大海也應該有她的理由，但哥哥就是不忍割捨……當時家裡氣氛低迷，我在兩個固執的男人之間傳話奔走、身心俱疲，最後討論後勉強折衷選擇樹葬。父親覺得子不孝、兒子悲訴父無情。

後來另一件事更讓他們徹底決裂：母親過世後，父親一度情緒跌落谷底，幾度萌生退休之意，都給校方慰留下來，當時研究所來了個日籍的女性留學生，論文題目是二次大戰期間的日本海外文學發展，正好和父親的研究方向疊合，因此也成了父親的指導門生之一。

當時那位日本留學生常常會來探望父親，對於喪妻之後簡直就像重新設定人生里程似的父親而言，是極大的精神安慰。在父親的日記裡寫著：

「辦完了喪事，回到家後，一切從零開始。」

早餐的鮮奶應該加熱多久、洗衣機如何操作、客廳多久打掃一次、電鍋裡生米跟水的比例、叫瓦斯的電話放在哪裡、窗台上枯萎的花、兩人組的紅酒杯、切菜時弄出的傷口、找不到的鑰匙、拖地板時踢翻的髒水桶、冷掉又一再加熱的食物、夜裡小腿抽筋醒來時身邊空無一人……這些小事情常常讓我不自覺地流淚痛哭。

這一年多以來，我度日如年，不知道自己僅存的剩餘人生還留下些什麼……再度熟睡的夢境裡、漆黑的夢中之海巡弋的鯨魚，那是某種妻的象徵吧？一切都可以讓渡給回憶，只要夠悲傷。

而和泉在這個時候出現，她的安慰與鼓勵，使我這個老朽之人彷彿照射到一點點微溫的陽光……」

對於喪妻的父親而言，與這位日本留學生和泉小姐的師生情誼，是讓他繼續擔任教職的唯一理由；三十幾歲的和泉小姐因為對文學以及家族歷史的追尋，而負笈來台投身二戰時期日本文學研究。我在父親的住所見過她一面：帶著論文資料與一袋黃昏市場買來的食材，清朗的神情與日本女孩特有的氣質，無衝突地帶著家庭主婦氛圍般的笑容，是位相當讓人感到舒適的女性。我曾經想過，如果她願意陪伴父親，那也沒有什麼不好。

但哥哥卻又再次出現強烈反對的情緒，相較之下他竟然是我們家最具有傳統價值觀念的男人；對於父親與年輕日本留學生的曖昧情愫毫不留情面地加以抨擊，批評父親早已忘記母親對這家庭的貢獻……雖然父親否認與學生有任何逾越之舉，但兩人為了此事更加深的親子裂痕。

某天沒有留下任何解釋，和泉小姐突如其來地回日本去了。沒有音訊，沒再回來過。父親往她日本老家寫了幾封問候信，後來和泉的家人回了封簡短的信，說是感謝教授的諸多照顧，和泉這孩子先天患有心臟方面的疾病，從小就動過多次手術，本來還有個高風險的手術等著她，原訂等她完成碩士學位再說，不知她哪來的勇氣決心提早動刀，卻因手術失敗而過世了……

在那段時間裡，急遽消瘦的父親更無心戀棧教職了；也就是在那幾個月裡，對岸的大陸學者群起追打父親早年的文學成就，批判內容美化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侵略行為，隔海筆攻聯署要求父親及出版社修改著作，過程中當然不乏台灣學者提筆反擊引發的論戰，國族情結又再度掀起「一個中國」與「台獨」的意識型態之爭，連遠在大陸工作的哥哥，私底下也開始為父親抱不平；即使後來幾年，對岸學者一改成見，不斷攏絡透過管道邀請父親訪中，也無濟於事了。

當年父親對筆戰就是一概不理睬，意志堅決地申請退休。

## 【青煙篇 之二】

馬場教授這次旅行前，透過台灣的友人，希望找到以前父親生活在嘉義的蛛絲馬跡；好不容易層層聯絡上嘉義市的地政事務所，先從公家機關所保存的資料下手，預先調查了當年父親可能的戶籍與地籍。

根據佐佐木嘉郎的敘述：他的父親佐佐木宥吉當初來台，分發到隸屬於台南州嘉義郡的嘉義小學校，擔任「教諭」，即「訓導主任」一職，全家配給住的宿舍在「嘉義街衛下路」，也就是今日的崇文國小校址，現在的垂楊路一帶，當時舊稱玉川町，即是佐佐木嘉郎的出生地。時值1911年，日本政府剛完成街區改正，嘉義市區正大肆拆除舊城牆與大興土木，噴水池還只是一片圓形的廣場；電影《KANO》中，嘉農棒球隊跑步經過噴水池的畫面，至少是二十年後的事了。

馬場教授看了幾次《KANO》，找尋父親在童年時期生活場域的影子，但顯然父親生活的年代還要更早得多，應不是電影中服儀光鮮、街道潔淨的樣貌……馬場教授閉上眼睛，從歷史年表中揣想：當時日本治台不過十餘年，又經歷了1906年梅山7.1級的大地震，嘉義街房舍倒塌毀損嚴重……彼時，走在二通上的日人殖民地先鋒，望著黃塵飛揚的殘破街景，不知是否想直接搭上火車一走了之，離開瘴癘炙熱的北回歸線北，回到日出之彼端的母國？

「馬場教授……馬場教授？」

馬場教授從昏熱的遙想中睜開眼，台灣友人與地政課的公務員緊張地看著他，還有隨行熟諳日語的學校老師，有點擔心地問他：

「大丈夫ですが？（您還好嗎？）」

「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沒事、我沒事……）」馬場教授用手帕揩了揩汗水：「ちよど暑いですね！（天氣真熱啊！）」

為了馬場教授的尋根之旅，嘉義市地政事務所找到了當年的地址，並連絡上崇文、民族兩所學校的校長及老師，為這位日本教授導覽，介紹佐佐木嘉郎當年生活的環境；馬場教授心裡感動不已，彷彿得到全世界的幫助一樣，順利地找到了當年祖父任職的學校，舊木造校舍還保留當年的樣貌……佐佐木嘉郎

是否也曾走在同樣的路上，到學校找自己的父親呢？諸多紛雜的想像一再讓馬場教授想得出神，漏聽了台灣朋友們的講解。

在祖父服務的嘉義小學校（現民族國小）校園裡，有一株百年鳳凰木正在盛夏的晴空中綻放火焰般的紅花，馬場教授忍不住一再舉起相機拍攝……他有個不解的謎，在心中沉積多年，直到這一刻，這個遙遠的謎似乎在宇宙深處漸漸地浮現，透過相機的對焦屏，正在被觀測、被解開。

## 【雨露篇 之二】

妳想找指導教授商量更動論文題目的事，才發現她的研究室沒有人：門外貼出教授出國的告示，妳其實鬆了一口氣。

想商量的不只是論文題目，還有休學的念頭。指導教授不在也好，這件事還能再擱著；但妳實在受不了那些台灣文學作家的噩夢了。葉石濤、鍾肇政、楊逵、呂赫若……族繁不及備載每天晚上進入妳的夢境中作祟，妳實在不喜歡他們的作品，說不上為什麼。

妳靠在研究室的門上，拿出手機給指導教授發訊息，路過的同學裝作沒看見妳，繼續大聲笑鬧聊著……妳又吐出一口氣，急切地用手機打著字。

既然這麼不歡迎我，那我就回去好了……

中國留學生本來就是一種尷尬的存在。妳認為自己是留學生，但同學們好像只覺得妳是來玩樂的；當妳試著融入台灣的生活時，才發現從新聞、報章、網路甚至是自助餐店老闆娘的閒言閒語中，處處都藏著對於大陸人的敵意，有些敵意甚至毫不隱藏。

妳申請了 facebook，是為了加入研究所同學的群組，但妳發現不論何時總有同學轉貼令妳看了傻眼的文章，立場鮮明而口吻粗暴，彷彿這些人真正受過大陸人的欺侮；但妳心想：我從未不尊重身邊的任何一個人呀！無論是台灣人 or 大陸人，不都同樣是中國人嗎？

但這只是妳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已。

香港反送中是逼迫妳正視這些歧視的最終審判，自從事件爆發以來，妳看著電視新聞，身心靈被推擠到一個狹小而從未踏足的島嶼——他們說這塊土地

與妳同屬一個國度。

妳的眼睛被布袋彈擊中，開始流血、撕裂……妳彷彿被推擠在地鐵車廂地板上，警棍毫不留情地痛擊妳的四肢與身體；加害者與受害者雙螺旋纏繞，妳也舉起盾牌，大喊推進，生殺大權在握，腎上腺素激增，殺紅了眼，這世界瘋了，這個國家已喪失理智，準備毀棄這座島嶼，不惜代價。

每天都想回家，每天都想回家。可是，一旦回到那國度，又彷彿走入巨大的集體催眠劇場，妳是被投擲的汽油彈，自暴自棄地轉發微博上的愛國帖子，卻又在 facebook 上緊緊關注著那些所謂的「暴民」。

他們有些人跟妳年紀相仿，只是講著妳聽不懂的方言。

他們跟妳同屬一個國度，妳眼睜睜看著警察毆打這些暴民。

### 【雲卷篇 之三】

此次日本行，距離當時的紛紛擾擾已有六七年之隔，父親沉默的質量漸漸加劇，連長年在外工作的哥哥，都感受到父親憂鬱的厚重與內在的心結。「這可能是我們唯一一次和父親出國旅遊了……」兄妹倆都有這樣的體悟，因此無論如何，這一趟旅行我們順從父親的意願，下了飛機第一站，就是直接到廣島市郊海港吳市，去和泉小姐墓園上香。

幾年來的分別，讓哥哥與父親的關係和緩許多。望著哥哥攙扶著年邁遲緩的父親上下電車的畫面，讓我心內感受深刻；這兩個男人，其實內在的理性與感性都是如此強大而濃烈，具有理解一切事物的智慧，卻又困拙於表達內心的情感。

到了吳市，哥哥又板起臉孔，堅決要自己去參觀海軍博物館。我和父親不勉強他，畢竟要哥哥去墓園給陌生的日本女子上香，也抵觸了他的傳統價值觀。我連絡過和泉小姐仍居住在吳市的親弟弟，對方很親切地開車到車站來接我們，前往郊山的墓園。

和泉小姐的弟弟是一位很友善的青年，在家裡開設的不動產經紀公司上班。他見到父親時十分感動地流露出激動的神情，說：「家姐常常提及教授，以及台灣生活的種種……對她來說，教授可以說是影響她這一輩子最重大的人……」父親以簡單的日語感謝對方，稱自己是年老而無用的人，和泉小姐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學生……

日本的墓園簡單而素雅，黃昏時分的寺宇後方石板地，豎立著數百根方形墓碑，上頭刻著家族姓氏與名字。父親一見石刻名字悲從中來，獨自站在墓前落淚不止；和泉小姐的弟弟和我一起去打水淋洗墓碑，點起小奠燭，把花束插在墓前的石板洞裡。

我突然想起父親日記中，幾段描寫和泉小姐的文字：

「她在蛇年出生，我猜想：她有過某些荒唐某些光燦年華某些人至死不會再連絡……」

啊！這可悲的老人，注視年輕女孩的胸口是多麼可恥的事！她的胸口：不算特別低、尺度合宜的洋裝、飾有蕾絲的開襟領口，胸骨上方起伏明顯處，尋常女孩光滑起伏使人樂於注視，八卦媒體硬要安上不堪的事業線或更俗的穢謂之處，就說是心臟的屋頂位置好了！和泉的胸部，從胸口開襟處觸目所及，爬滿了暴力性的傷痕。

蜈蚣般傷痕、守宮般的突兀隆起、世間美好事物的反證般醜陋的創傷，橫陳在她的領口凹陷；青銅鐘鼎的血漬、礫石祭壇的頭顱、終老不揭的謊言、什麼的暴行、病……這些詞語閃過我的腦袋，為和泉在我記憶底層的海溝定礎。

即使是我這樣的人也可以嗎？」和泉那天問我。當然她用的是日文，但語言與語言之間隔閡的只是海洋；我的意思是只要時間夠久，總能找出渡到彼岸的方法。

像我這樣的人，也可以嗎？」這真是我此生最卑劣、但卻最熱切期盼的時刻了。」

整理父親的日記手稿時，裡面有許多關於和泉小姐的文字被我抽了出來，大致上是會觸及父親「別讓妳媽媽誤會，天國相見才不尷尬」的指示，像是這樣的，曖昧不明的語句，哥哥若是讀到，肯定又會大發脾氣了。

寧靜的暮色裡，父親和墓碑的影子拉得好長，此刻我回想著那段文字，百味雜陳；父親又在想些什麼呢？我唯一感受到的情緒，只有幽深的哀傷。

和泉小姐的弟弟喚了失魂父親：「教授，請看這邊。這是照家姐遺願所刻上的……」

他指著墓碑左方刻著四個小字：願生彼國

繞到墓碑右側，同樣位置刻著：俱會一處

頃刻間，父親臉上總算出現一絲寬慰；行將燃盡的白色奠燭吐出一縷青煙，我們總算才剛踏上彼此的國度。

### 【青煙篇 之三】

馬場教授回到北海道大學後，找來研究室助教開會，重新再檢討了幾位研究生的報告後，向學校請了幾天假，回到帶廣的老家。

他帶來了剛沖洗好的照片，恭敬地跪坐在老家神龕的父親靈位前，點燃了小銅爐裡的檀香，再敲了一聲清脆的銅鐘。

馬場教授把牛皮紙袋裡的照片拿出來，一張一張地展示在佐佐木嘉郎的遺照前。

「這是嘉義小學校、現在叫民族國小……」

「這是噴水池圓環，多桑您也曾經提過哪……」

「啊，這位是台灣的崇文國小校長，這張是多桑老家大概的位置，不過當年的宿舍已經拆除了……」

馬場教授一張一張地細述照片，最後一張是在湛藍天空中盛放的火紅鳳凰木，馬場教授凝視著照片良久：

「多桑，您曾經說過『因為日本戰敗了，成為戰敗國，所以不得不舉家搬回日本』，當時我年紀小，總覺得您說這些話時，落寞的神情好像情願留在台灣似的……卡桑曾經說過，收我作養子這件事，其實您一開始是極不願意的，當時多桑說，沒有子嗣也無所謂之類的話吧？」

馬場教授笑了笑，看著佐佐木嘉郎的遺照：

「我以前總為了這件事耿耿於懷，青春時期一直認為自己沒有真正得到父母的愛，只因為我是被收養的，一度還覺得人生很苦悶哪～多桑，您應該沒有察覺吧？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屬於另外一個家庭的，只是暫時被佐佐木家收養而已，收養我的人並沒有真正心甘情願地愛我吧？我一直、一直好介意這件事，只是不敢說出來……」

直到上了大學後，您送我美能達單眼相機時，我才知道您其實早已把我當成『同一國』的了……在我心裡，也才真正感受到某種停滯不前的情感動了起來；這次去了您在台灣的出生地，一路上受到很多人的幫助，真的是受到極大的禮遇，也見識到了您在童年所看見的色彩，我才知道，您為何終其一生對那塊土地如此念念不忘了。」

小銅爐裡的檀香燃盡，青煙裊裊升起；馬場教授將照片疊好，放在神龕裡面，心裡有種難以言喻的感受，但總算是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的感覺。

### 【雨露篇 之三】

某方面而言，妳想休學回大陸，也是因為剛跟男朋友分手的緣故。

他是研究所裡的同學，也是妳挫折的來源，因為他總是肆無忌憚地批評大陸人如何如何，也就是他最常在 facebook 群組裡轉貼仇中言論，為了這些不愉快的言論自由，妳們不知道起了多少爭執，在各自心中埋下多少齟齬。

但妳總是覺得情況可以改變，直到最近他和班上哥兒們的對話紀錄無意間被妳看見，上頭對妳這個「大陸妹」的總總訕笑嘲諷，已經不是尋常說三道四的程度而已，幾近羞辱又露骨的攻擊，讓妳永遠都忘不了「反攻大陸」、「包二奶」與「426」這些詞彙。

反送中爆發後，妳跟他更是形同陌路，斷開國界與邦交，成為旗幟鮮明的敵對關係，但這一點都不是妳想要的：即便是分手，也不應該是這樣子的。只可惜從小到大，妳從未學會如何面對這些事情，例如戀愛，從來沒有人教妳應該如何去愛另一個人。

總是躲在羊群裡跟著大隊走，誰知道脫離了羊群才發現自己什麼都不是。

妳想遠遠離開這個地方，離開這些充滿歧視的言論；但妳的指導教授總是安慰妳：「包容不同的言論也是一種寬厚。」妳真心不需要這種寬厚，妳覺得；可是教授讓妳看見一種風範，身負父親的文壇盛名，還能不畏人言與黑函攻訐，不埋怨女性在職場上受到的不平等，腳踏實地地在學術路上走出自己的路……能跟到這樣的教授，妳覺得自己很幸運。

妳才剛發訊息給教授，提及想休學的事，她便迅速回了妳：「慢，等我回去再說。」不容拒絕的簡短文字彷彿給了妳一股力量，撐起妳此刻的軟弱。

妳回到宿舍，這個小小斗室裡有些令人不快的物品，大抵是前男友送的一些布娃娃或小飾品；妳跟舍監要了一個大的黑色垃圾袋，把這些零零碎碎的回憶通通塞進去；淋浴之後，情緒漸漸變得舒緩許多，妳決定暫時不管體重、休學或是期末報告的事，妳要搭下一班公車下山，到夜市好好地大吃一頓。